

天地一線牽

(本文插圖刊第6·56頁)

懷念居浩然

●徐 萱

清華園中一封怪信

一九三四年(民二十三年)我考上國立清華大學。自從在大一演了田漢著的話劇「南歸」以後，大家起開，「春姐」、「破鞋」、「鞋呀！你破了。」之聲不絕於耳，嚇得我除了上課以外，只有躲在女生宿舍——靜齋。不知道他們怎麼曉得我住的房間，有時正在屋裏念書，突然有兩三個人影，幾聲「春姐！」「春姐！」的聲音從窗戶中飄進來擾亂了我的自修，去圖書館和打網球就都免了，這種生活持續了一個月。我陸續地收到許多封信，都是讚揚演劇而想和我做朋友的。當時誰都不認識，不知回誰的信好，主要原因是我不想交朋友，想好好地讀書準備考試，所以一封信也沒有回。在過了五十多年以後的今天，我才有機會向我好心的學長們表示歉意。

演話劇的第二天是校慶的體育活動，女生的體育表演在體育館。這是由徐文教授教的，我們練習了很久，有踢毽舞、雙槓、木馬等節目。女生集合在體育館後面的游泳池旁邊準備出場。忽然從游泳池的對面右門衝進一羣青年，指指點點

，大呼「春姐！春姐」大家突然間感到心慌意亂，出場後排成長方形，隨著琴韻悠揚，聞聲起舞。這是一種形聲合一的舞蹈，我們的鞋底前後都釘了小馬蹄鐵，輕點重踢，跳起來非常悠美，我很喜歡跳這種舞。可惜因為練習的仍舊不夠純熟，加上心慌，跳得節拍不一致，此起彼落。涂教授面對著我們急得不得了，帶著我們用力的踢毽，慢慢地總算聲音劃一。我是在第一排角上，看得一清二楚，也跟著着急，用力地踢毽。

在眾多封信中，突然看到一封很奇怪的信，信上說：「別人寫信給你不外乎有野心啦，想念頭啦！我就不是。我是和同屋的人打賭，如果你能回我一封信，我就可以贏得一桌酒席。希望你給我的一封信，幫助我贏得一桌酒席。」下面署名是居浩然。我有一點好奇。心想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嗎，我舉手之勞而能使他贏得一桌酒席。於是我回了一封極簡單的信，只有一句話：「希望這封信能使你贏得一桌酒席。」這封信一回，我上了他的當，以後的麻煩可多啦！此後，我們開始通信。信的內容彼此避免與「野心」「想念頭」有關的敏感字句，因為他的第一封信已經把自

己鎖住。問題是如果他不鎖住自己，我也不可能回他的信。我宿舍的窗外有山坡，山坡外面有池塘，時常傳來青蛙的叫聲。信筆拈來描寫一下。婚後，他告訴我：「誰叫你寫青蛙叫，蛤蟆跳的，那封信把我迷住了。」

我們雖然通信，却從來沒有相約會過面，更沒有談過一句話。只是在大一那一年讀普通化學，一個星期見面三次。同學都是視而不見，這是風氣，因為校園大，忙著奔走換教室上課，誰也沒有空和誰打招呼。原來他就坐在我的前排，按學號排列，他的左邊是朱亞傑同學，我就坐在朱同學的後面。教室的椅子像電影院一樣排得很密。朱同學的筆記字小整齊，浩然則是一張張的白紙上龍飛鳳舞地寫著大大的字。學年結束考試結果，他們都是E S級的頂尖成績。而我呢，却得了一個大手槍，原因是我的天資遲鈍，課外活動太多，減少了念書的時間。加上前面的障礙物使我對於張子高教授的講解，沒有能够完全吸收。內心慚愧，畢生難忘。

得罪了人尚不知道

他曾寄一張放大相片到我這裏，要和我交換春姐劇照。這張相片被我的外甥女拿到，手舉相片，到處揮舞，口裏邊喊著：「六姨的男朋友！」不期然揮到我父親的面前，父親看過後問道：「這人相貌端正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我說：「只是普通寫信的同學而已，我對他沒有興趣。」說完就一溜烟地跑掉，父親也沒有追問，想不到後來竟然做了雙親的女婿。劇照一直沒有送給他，婚後他看見相片喟然嘆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

有一次通信，他發表宏論說：「中國古代社會一向是重男輕女，直到現在，一般人仍然存有這種觀念，就是我也不能例外。……」我當時只有一個感覺，他也是一個重男輕女的人，我是女人，想必也在被輕視之列，既然輕視，何必還交往呢，從此以後就不回他的信。經過幾次詢問也得不到回音。他來信說：「你這不理我的，還不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心裏想：「他得罪了人，還不知道原因在哪裏。」這也是他一生吃虧的原因。他的信裏又附了一封他四姐給他的信：「……一般的女子不免有一點驕傲感，她是不是也不能脫俗呢？……」我看到以後更火了，他居然把這件事告訴他四姐，而他四姐又說我不能脫俗。好吧，不脫俗就不脫俗吧。從此絕交。

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七七事變爆發，華北各學校陸續停課。我在動亂中考取了私立武昌專科學校，報考資格是修完大學二年級。那時候華北組織流亡同學會，政府決定把流亡學生用火車送往南方，我就隨著這輛車去武昌上學。

我那一節車箱裏全是清華學生，記得最清楚的是韓鳴同學高高的躺在行李的架子上，一邊享福一邊開玩笑，大家有說有笑地到達武漢，而他們繼續赴長沙臨大。

我在學校上了一個月的課，忽然校中的職員們為我打抱不平，告訴我說：「你入學考試的成績是第一名，按照學校的規章，你應該是免費讀書的。」他們叫我直接向學校去接洽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就去教務處查詢，果然是第一名，學校只好按照校章辦理，把我所繳的費都退回給我。我很納悶，為什麼學校在我註冊交費的時候，不預先通知我？心裏感覺學校歧視流亡學生，加上課程呆板，讀完第一學期，我拿到成績單以後，就辦理退學手續。當時老河口已經距離前線很近，保衛大武漢如火如荼。「武漢！你抬起頭來看……」的歌聲響徹雲霄，我決心去做救亡工作。於是報名參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辦的上海演劇第二隊，一九三七年（民國二十六年）底入隊。入隊以後才發現隊長是清華老學長洪深，隊員中有金山、王瑩、鄭君里……等大明星，我真開心，可以向他們多學習演戲的技巧。起初都在一起下鄉宣傳，後來他們回武漢拍戲，名叫「最後一滴血」。我們考進去的十個隊員，編寫「鄉村救亡演劇宣傳團」深入窮鄉僻壤，在前線的小後方豫南、鄂北、襄、樊一帶演劇宣傳。一九三八年（民國二十七年）秋季，武漢吃緊，團體奉命回漢口解散。我們到達武漢時，街上的行人已經很稀少，八月撤退。我及時單獨一個人買票搭輪赴重慶。到重慶以後有一位熱心話劇的舒蔚青先生

，他是一位戲劇收藏家，收集過歷年的全國各地的影劇說明書和票根，可惜還沒有整理出書就去世了，他是電影明星舒繡文的親戚，是他邀我去宜昌主演話劇「祖國」為國家募捐。於是我坐大統輪折返宜昌，演了一個星期的話劇，演完再去重慶。

只是想多看汝一眼

重慶——抗戰時期的陪都——有它的特色，有霧有石階有山坡。四面八方的人雲集到這裏。人雖然多，但不顯得紊亂；生活雖苦，却聽不到怨言。每個人顯得朝氣蓬勃，敵愾同仇。那勝利的源頭——精神堡壘——矗立在十字路口。每天上下班的時候，必需肅立等候國旗升降，同時奏出「山川壯麗……」那首國旗歌。當時心寧神靜，只有國家，沒有自己；只有抗戰，沒有享樂。至今我還喜歡唱那首歌。那歌詞是戴季陶先生作的，歌曲是清華一九二六級黃自學長譜曲。不知是哪一位聰明人想出「精神堡壘」的主意，激起中華兒女們的愛國熱誠。

走在街上，隨時隨地可以碰到各處來的熟人，我就是碰到一位中學同學和她住在一個小旅館裏。又碰到桑士聰同學，一星期後他說：「我已經告訴居浩然，你已經到重慶來了，他明天想來看你，問你可以不可以？」我說：「可以。」我們自從北平分別後，一直沒有通信，兩三年來不知彼此的行踪。第二天，他來了，這是一九三四年（民國二十三年）入清華以來我們第一次約會。那次的會面，心理上很奇特的，我們像久別重

逢的老友，又像是初次見面的陌生人。當他進門時，我們兩對眼睛注視良久，再上下打量一番，沉默了好一會兒，誰也不知道第一句話該說什麼才好。

「請坐！」我開始打破了沉寂。

兩個人這才慢慢地自然起來，我們的談話從頭開始，因為以前從來沒有說過話，他的話匣子打開了，他說：

「你像一位女戰士。」當時我的皮膚曬得黝黑，體格健壯，身上穿的短衫褲都是鄉下藍粗布做的。「我始終不明白你為什麼忽然間不給我回信？」他問我。

「你還記得你的宏論嗎？你說中國人重男輕女，你也不能例外。我是女人，我不願意你輕視我，所以我不理你。」

「啊！我已經例外了。」他回答：「你知道嗎？那時你在臺上演戲，我在臺下暈斗兒。我真羨慕那男主角辛先生呢！」接著又說：「爲了用什麼方法給你寫信，我和同居任福善研究了一個星期，怎麼稱呼你也研究了一個星期。不然的話，怎麼能得到你的回信呢！」

「你真是一個戰略專家。」我說。

「有一次我一個人去山西旅行，看見一家門口上刻著「萱廬」兩個字，我的心砰砰地跳，快要跳出來了。」又繼續說：「我是多麼地想見你，可是又怕見你。從校門口到大禮堂兩排是密密的松樹，有一次我在這一頭老遠地看見你從那一頭走過來，我馬上拼命的跑開。你每星期六提著小箱子回家，到大門口的合作社去買票。我總是

坐在遠一點的小桌子旁邊喝咖啡等你來，可是當你真的踏進門口時，我想逃也逃不了，急得我恨不得馬上鑽地洞。」

「難怪我從來沒有在校園裏見過你。」我恍然大悟。「可是有一次十級開級會，女生分發糖果，你爲什麼要我再回頭來第二次要糖果？你不看碟子裏的糖果却看我，結果糖灑在地上？」

「那是因爲我想多看你一次啊！」

他這樣的個性，我發現在結婚以後完全改變，前後判若兩人，變成一個敢說敢罵的人，我想可能是自從他親自打過仗以後膽子變大的原故。

收下禮物慢慢退還

他告訴我，絕大多數的同學隨著學校去完成學業，少數人參加正規軍和游擊隊。他的學業一點也沒有耽誤，已經得到學士學位。他並不想出洋留學，因愛國心驅使，想爲國家做點事，報效祖國。並且問我有什麼打算，我說將去昆明復學，完成最後兩年的學業。

有一夫，他手裏拿著一包東西來找我。

「我要送你一份禮物。」

「我從來不收男人的禮物。」

「這份禮物不同，送給你以後還要退還給我的。」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，我從來沒有遇見過，我感到迷惘。

「答應我收下吧。」

「一定要退回給你的話，我就收下。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好吧。」反正收下以後就退回，我就收下

了。我打開來一看，原來是一疊航空信封和一本信紙。我看完以後就退回給他。

「不是這樣的。我希望你到昆明以後，用這信封和信紙一封一封地把這份禮物退還給我。」

「你又要我給你寫信呀？」我睜大了眼睛問他。

「讓我告訴你吧，我要去當兵了。」他見我猶豫，變得萬分焦急，很誠懇地對我說。

「什麼？你要當兵？」我很驚訝。

「男兒報國在今朝，我已經考取第十六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，明天就要離開重慶。」

我的眼睛突然一亮，對他肅然起敬，所面對的不再是一位柔弱的白面書生，而是雄糾糾氣昂昂的軍人，臉上發著古銅色的光。

「我沒有想到我比你先離開重慶，我不能給你送行，你也別送我，我們就在這裏分手吧。這種生活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嘗試。只許成功，不能失敗，希望你不斷地寫信鼓勵我，答應我吧！」他繼續說。

不知不覺接受了情

我剛從前線的小後方回來，滿身抗日細胞，熱血沸騰。聽到他要從軍，忽然對他感覺興趣起來。我在宣傳隊的工作，就是喚醒民衆和鼓勵同胞抗日救國。一般陌生的同胞我們都要鼓勵，何況我的老同學自動地請求我去鼓勵他呢！爲了國家爲了抗日，對我是義不容辭而又輕而易舉的事。

「好吧，我答應你！」我毫不猶豫用這種方法退回那份禮物。

我們默默地相對，互道珍重而別。他走了，我呆呆地望著桌上的信封和信紙，我又上了他一當。

不久，遇到一位北大李雲鳳女士，我們一同買黃魚車票經貴陽去昆明。這是一段艱險的旅程。沿途盡是懸崖峭壁，疊嶂奇巒。危險的地方還起個名字，例如吊絲崖，經過那個地方真是捏了一把汗，走過之後，慶幸自己還活著。道路又崎嶇，有時整整繞了一個上午，邊沒有走出這座山頭。從山頂望下去，公路好像一條極長而蜿蜒的白蛇。崇山峻嶺，風景非常壯麗。當我們到達昆明時，不禁讚嘆大自然的雄偉和工程的艱巨。

剛到昆明不久，他來信說，他的四姐將路過昆明到美國去留學，她希望和我見一面。我猜想他四姐就是從前寫信說我脫俗不脫俗的那一位了。如果我不見她，表示我沒有風度，我決定見她，禮貌上也應該請她吃一頓飯。於是在她到達昆明以後，我就去她暫住的繆公館找她，並且一同到飯館去吃飯。我發現她是一位十足的上海小姐，皮膚白皙，談吐斯文和博學多才。我還是宣傳隊帶回來的本色皮膚，又黑又粗。和她握手的時候，我竟然沒有脫下手套。坐定以後我請她點菜，她很熟練地點了一條魚和其他的蔬菜。我和浩然絕交的經過，她是非常清楚的，想到這一點我的心裏不禁忐忑不安起來，而她却若無其事地談話。

魚端上來，我不得不脫下手套，我們面對面坐，可說是黑粗白皙互映。她倒是沒有注意我的粗手，使我心裏稍安。但是却注視起我的眼睛、

鼻子、嘴來，可能是研究什麼地方不脫俗。我被她看得發毛，連忙打岔說：

「請不要『客氣』，請吃魚吧！」

她一邊吃魚，仍是不停地在「客氣」中，我恨不得鑽到桌子底下吃飯。我們邊吃邊談，談話的內容，一點也記不清了，只希望早點把飯吃完說聲再見。這一頓飯她吃得愉快而自然，我則如坐針氈，好像她是主人而我是客人似的。總之，是我自己心裏的不平衡。反之，結果我確是平平安安地回到宿舍裏就是了。後來浩然來信說：「我四姐謝謝你請她吃飯，她對你非常欣賞。」我的天！大概欣賞我那份尷尬吧，原來他是請他四姐來相我的，我又上了他一當。

一切安頓好了以後，我就開始寫昆明和銅梁之間的第一封信。

「一般說來，退回禮物是在不愉快地情形之下發生的，而我却用最興奮地心情退回你送給我的禮物。況且這是你請求我這樣做的，這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嗎？」

國家需要你，你勇敢地挺身而出，不畏生死，共赴國難；我直覺地感到你選擇這條路是正確的。在我們這一階段年齡的人，正是享受青春，歡樂人生的好時光；而日本敵人強佔了我們的領土，打破了我們的美夢，使我們失掉了這個機會。然而，反過來說，也許我們很是幸運，生長在這偉大的時代中，給我們一個機會走出象牙之塔，深入農村，磨練自己，了解各種環境，使同胞們團結起來愛我們的國家。……」

以後通信的內容都是學校、軍校、鼓勵和安

慰……等這些範圍。

「我明白你生活的單調和紀律的嚴格，受打罵是很平常的事。所以你偶然飛來一兩根針刺我，我都接受了。爲了幫助國家培植一個軍人，我不再像清華時代的孩子氣——不理你。今天你從天空擲下一大把針，打在我的身上，扎得我全身疼痛，叫我怎麼受得住！我覺得你太奢侈了，有母親和妹妹去看望你，有老同學寫信鼓勵你，你還不足，有時還要扎我。你爲什麼不把你所得來的安慰和鼓勵分享給你的同學們？『助人爲快樂之本』，你幫助他們，你不是也快樂了嗎！珍惜你所擁有的吧。」

他回信說：「因爲只有六個月的期限，所以訓練非常嚴格，稍有一點不合標準，就被打或遭禁閉。我被打過一次，受禁閉兩次，沒有一個同學不受過，目的是叫我們絕對服從。我沒有意思要扎你，請你原諒我吧。」

二十個航空信封即將用光，我表示答應他的諾言已經實行完畢，以後不再寫信了。而他的回信却是變本加厲。

「我再度懇求你，繼續給我鼓勵，因爲你的來信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雖然我的母親經常寫信或來看我兩三次，但是這兩種的鼓勵是迥然不同的，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。你不能眼看著一個爬山者在快到達山頂的時候，就把繩索撤掉啊！」

同時，這裏的情調和顏色是單一而有規律，沒有變化。我希望你能給我調劑一下。」

我看過信以後，考慮了一下。國家培植一個軍人不容易，雖然我不想做一個功臣，但是也不

應該做一個民族罪人。因此我的心也軟下來，我寫道：

「國家至上，抗戰至上。我決定以最大的努力，鼓勵你完成一切，我將繼續寫信給你。這封信，信封是淺綠色的，航空郵票是橘紅色的，信紙是粉紅色的，信上的字是藍色的。裏面裝滿了一腔金色的話語。這樣一封多彩多姿的信，你該滿意了吧?!……」

我一封一封地退回他給我那有形的禮物，却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他給我那無形的情。一九三九年（民國二十八年）七月十六日軍校甲級生期滿畢業，我祝賀他：

「我們「重逢於重慶」似乎是神的安排，但是「重逢與重慶」却是人力造成，一個驕生慣養的女兒變成女戰士，一個養尊處優的哥兒變成軍校學生。我們都是自願地從象牙之塔走向農村去體驗人生的另一面，這是大時代給予的磨練，實在是一件值得「重」新「慶」賀的事。」同年十一月，前方戰事吃緊，他被派去由內江開赴廣西崑崙關作戰，走了一個多月才到戰場，戰事緊張激烈，二月份戰役結束，領了差假假步行到柳州。

他從柳州寄來一封掛號信，裏面凸凸的有東西。我小心翼翼地一層一層的剝，那些薄紙已經堆成一座小山聚在桌子上。從最後的層紙裏，忽然蹦出四顆紅豆，又圓又大，艷紅得可愛。並附了一張信，上面畫著四顆紅豆，接著只寫三個大字「寄相思」，我看圖識字順序地念下去：「四顆紅豆寄相思」。最後寫了一句話「生死大戰，

激烈緊張。我將在明年三月回成都省親，然後再回部隊。」

不結婚就各自東西

一九四〇年（民國二十九年）夏季，我在昆明學業結束後，就想去重慶找事。他從成都寫信來：

「我想寄一張飛機票給你，歡迎你來我家住，我們掃屋以待。」

自從民國二十三年入學到二十九年，這六年來雖然我們分開的時候多，在一起時候少；但是他一直把我當做他的假想敵人，想捉住我。我們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而他並沒有放棄他的目標。我決定不考慮去他家，如果自投羅網，就會變成俘虜，那時四面楚歌聲，我要逃也逃不掉。我馬上回信說：

「請你千萬別寄飛機票來，我不想飛到成都去。還是讓我慢慢地爬到重慶去吧。」

於是我買了一張長途汽車票，慢慢地爬到重慶，並且不告訴他我住的地方。我找到事，是交通部驛運管理處統計課課員，處長是清華王國華學長。我住在牛角沱管理處的宿舍，生活平靜而有秩序。

雙十節以後，浩然忽然出現在我的面前，我問他怎麼知道我的住址，他說是桑士聰同學告訴他的。他把我帶到司法院城區辦事處院長休息室內，以前我們談話大部份也在這裏。這次是直接了當，他讓我坐在室內的東邊，他坐在西邊，遠遠地和我談話。我問他：

「你幹什麼？」

「求婚。」

「求婚？你不是開玩笑吧？哪有求婚坐得這麼遠的！」

「就是因為求婚，所以才坐得這麼遠。」

「我可是第一次才聽過這樣求婚的。」

「結婚是終身大事，有感情也要有理智。如果我們坐得太近，由於感情沖昏了頭，糊里糊塗地決定，可能以後會後悔的。」看他那幅嚴肅地樣子不像是開玩笑。他又接著說：「我給你充份的時間去考慮，一切由你決定。一共只有兩條路：

第一條路是結婚。

第二條路是不結婚……不結婚就各自東西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……雖然不結婚，也不必變成仇敵……不是仇敵，就是朋友，不結婚也可以做朋友的呀！

你說，我說的對不對？你仔細地想想，答覆我吧。」他說完了端坐在椅子上，一動也不動，靜靜地等待著我的答覆。

我想，這個人還算是講理，解釋得清清楚楚，其中的道理也讓人口服心服。這種求婚方式，雖然與眾不同，倒也是公平的。他沒有威脅我，沒有利誘我，沒有欺詐我，給我充份的空間和時間，要我仔細地想，慢慢地決定，我的心也就平靜得多了。

我開始仔細地考慮。我作公務員只有幾個月，還不想結婚。於是先考慮第二條路，如果不結婚，就各自東西，各走各的路，不做仇敵，仍是朋友。我過去曾經走遍大江南北，他還是找到了

我，變成他的朋友，上過他的當。如今各自東西，仍是朋友，還不是依然可能上他的當嗎！我不想再上他的當了，所以這條路走不通。只好考慮另一條路，那就是第一條路，反正只有正反這兩條路。於是我告訴他，我走第一條路。他猛然跳起，跑過來說：「你願意和我結婚啦？」

我迷惑地說：「這個邏輯是怎麼搞的？明明是正反兩條路，怎麼結果走到一條路上來了？」我們坐得那麼遠，仍舊是沖昏了頭。大概是我沒有選修金岳霖教授的邏輯學吧！我發現這次上了他一個大大的當。

堅持著軍裝行婚禮

我們準備結婚，我只好辭去公務員的職務。芳姐馳函淪陷在北平的雙親報喜，雙親年高無法來，輾轉滙了一筆結婚費用給我。除了芳姐作女嬪相外，其他一概由法院包辦，由覃副院長證婚，我的主婚人則請張知本先生代表。浩然則諸事不管，安住在他家裏養神。婚禮在鄉間北碚舉行，司法院全體動員，職員們趁這個機會搭戲臺唱京戲過癮。

結婚的日子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

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。

爲了穿衣服問題，起了一個小風波。浩然堅持穿軍裝結婚，桑士聰同學作男嬪相，他因爲不是軍人不願意穿軍裝，只能穿西裝，我說一個軍裝一個西裝這多難看哪！大家讓浩然改穿西裝，一切就解決了。但是浩然不肯，桑士聰說那我就

不作嬪相。我因爲浩然固執地把老同學也得罪了，就說：「那我也不結婚了。」各人誰也不相讓，結婚決定不舉行。浩然就打長途電話至華岩家中，說是「不結婚了。」他家裏的人莫明其妙，大家只好停頓一切，這樣僵持了幾天。有一天我見到秘書劉慰霖先生，他長得胖胖的大概是唱鬚的生，對我說：「徐小姐，你們還是結婚吧，你們要是不結婚，我們的戲也唱不成啦！」最後，還是桑士聰打圓場，他說：「不能因爲我不作嬪相，你們就不結婚呀！好吧，我穿軍裝暫時當個假軍人吧。」於是浩然再打電話給家裏，一切活動繼續進行。

珍惜愛國軍人本色

國難期間，一切從簡，不登報，不發請帖。但仍是被蔣委員長介公知道了，派韓國先生專程帶著兩個花籃從重慶趕到北碚道喜，路程遙遠，非常感謝。

北碚地方不大，也沒有鎂光燈，照相是在院子裏照的，四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。結婚禮堂在北碚旅館的樓上，婚禮舉行期間，六百多人齊集一堂，地板吱吱作響，他們暗中迅速退出一批人，否則就會塌下來。我是事後才聽說的。

浩然堅持穿軍裝結婚的事，當時我覺得他太固執，現在才瞭解，他寧可不結婚而堅持在一生中的婚禮大典上穿軍裝，正是他珍惜這軍人的身份。而這真正的軍人身份，是爲了愛國，不顧生命的危險，以堅忍無比的毅力，歷盡艱苦，用性命去拼出來的啊！

浩然去矣我歌我哭

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覺得浩然一直在我身旁，音容依舊。待本文脫稿以後，驀然地驚覺他離開世間已經六年。（他是一九八三年三月五日在澳洲墨爾本逝世的。）不禁愴然泣下！

哭浩然

相識清華園，訣別南極圈。
聚散南與北，天地一線牽。
祖傳才學淵，文武一身兼。
中西得學位，軍校報國先。
興學承嚴命，報辛創五年。
滄桑一朝變，無語問蒼天。
隨君南天去，覓屋番邦居。
爲國宣文化，杏壇十年餘。
君遽患腦疾，報講心鬱鬱。
春風卸桃李，頻呼「不甘心」。
有心無餘力，天理何處尋。
養疴十寒暑，醫護盡心意。
生命惟神掌，浩然西天居。
失侶傷悲切，往事不堪憶。
遷屋邀女來，且把彩衣娛。
臺北周年祭，親友皆嗷啼。
花園與真儀，踵謝隆情意。
爲問幾多愁，淚水向東流。
悲憤知多少，上帝解我憂。

（摘自清華通訊）